

上海



FASHION

程乃珊◎著
贺友直◎图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

FASHION

程乃珊◎著 贺友直◎图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 FASHION/程乃珊等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1
ISBN 7 - 5326 - 1748 - 3

I. 上... II. 程...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2167 号

上海 FASHION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www.ewen.cc www.cihai.online.sh.cn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8 印张 12 $\frac{6}{18}$ 插页 3 字数 193 500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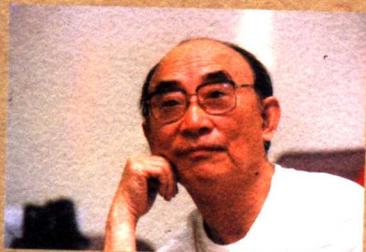
ISBN 7 - 5326 - 1748 - 3/I · 58

定价: 2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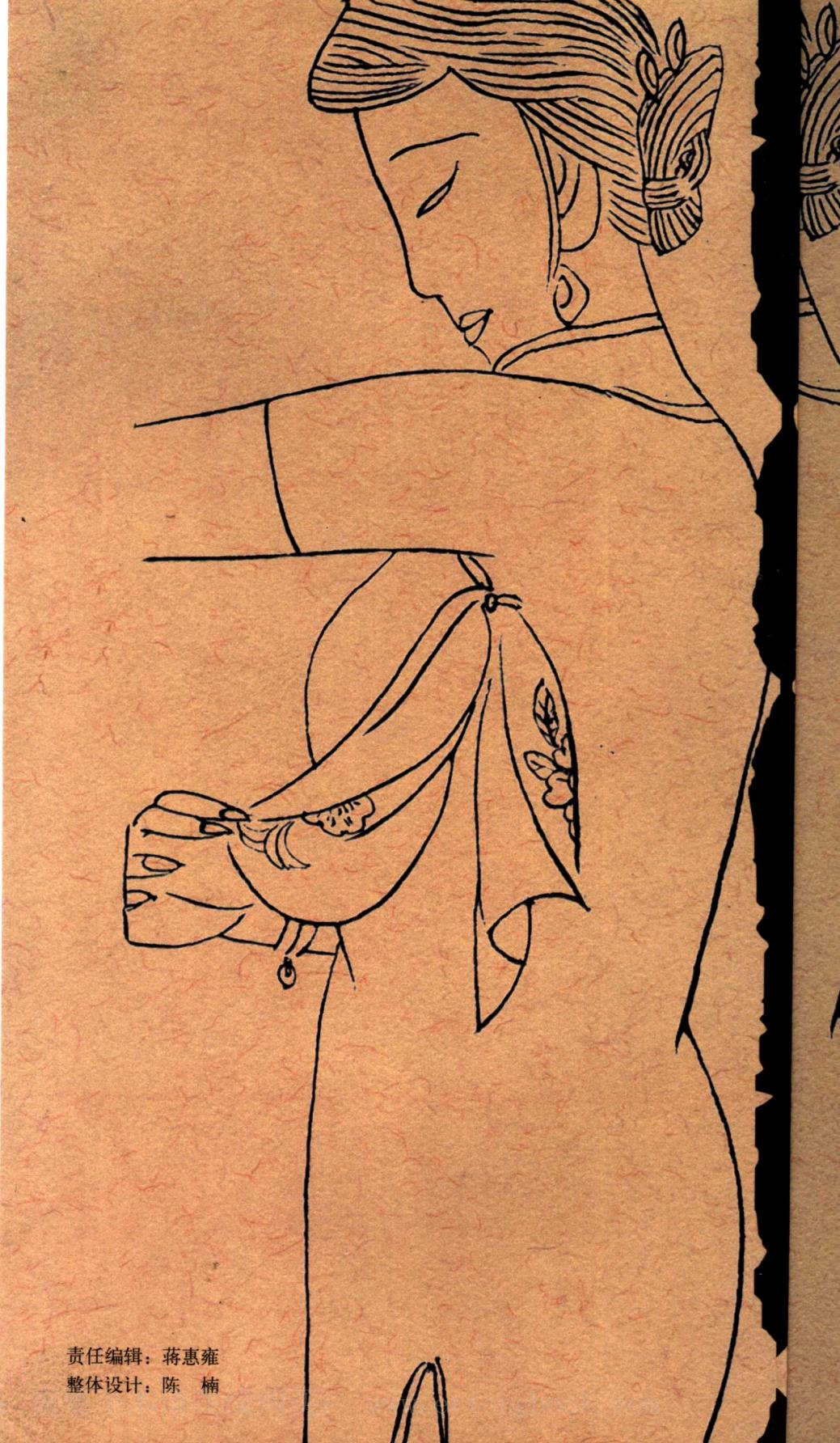
程乃珊 1946年生，浙江桐乡人。1965年上海教育学院英语专科毕业。任中学教师20年之久。1979年在《上海文学》发表处女作

《妈妈教唱的歌》，1982年开始从事专业文学创作。主要代表作有《蓝屋》、《穷街》、《女儿经》、《金融家》等。1991年开始穿梭于沪港两地，涉足传媒和纪实写作，着重关注沪港两地文化、经济、民生的差异和缘源，代表作有《双城之恋》、《老香港》、《上海街情话》等。近年关注老上海文化的研究和纪实，先后出版了《上海探戈》、《上海Lady》、《海上萨克斯风》等上海系列纪实散文集。



贺友直 1922年生，浙江镇海人。小学毕业。曾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

协会常务理事，连环画艺委会主任，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委员。获奖的主要作品有：《火车上的战斗》、《山乡巨变》、《白光》、《十五贯》、《皮九辣子》、《朝阳沟》、《小二黑结婚》、《贺友直艺术》等。其中《山乡巨变》获得了美术界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那个时期中国连环画创作的最高代表。2004年获第三届造型艺术成就奖。



责任编辑：蒋惠雍

整体设计：陈楠

编 文 程乃珊

绘 画 贺友直

责任编辑 蒋惠雍

整体设计 陈楠

岁月无痕 双峰呈之

——《上海 FASHION》先读记

岁月无痕，昨日之日不可留。然而，这本《上海 FASHION》集作家程乃珊 30 篇文章，画家贺友直 45 幅插图，一如双峰并出，显山彰水，倒让我们回观了流逝的旧相，品尝到昔日的余芳，真史家之曼唱，丹青中史笔也，颇令人耳目一新。

上海是个说不尽道不完的大题目，尤其近年来怀旧之风日炽，小说、戏剧、电视、电影、绘画、音乐、史学、理论、出版乃至饮食、娱乐、习俗、收藏等等蜂拥而上，中西并作，上下交映，几乎热闹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日本甚至有自发的上海史学会组织，老欧、老美也有阐发研究旧上海的专著。总体上看这确乎是一桩好事、盛事，表明世界都在青睐东方大都会——上海，这关注其实是对于现今上海的返照；一切的历史皆今日之历史，所有的怀旧恐怕也是在借着昔日的镜子反观今日的况味。其中，女作家程乃珊可以说是当今上海怀旧文学的一位先行者，凝神专注，致力不止，著述颇丰。她的家族世居上海，喝了几代黄浦江的水，浸淫其间，天长日久，延绵不断，本身即是大上海极具典型性的研究个案。而眼下这本《上海 FASHION》由她来操笔，实在是太自然又太切合不过的了。画家贺友直先生，少时即由祖

籍镇海移居沪上，于中滚爬了一辈子，由小学徒而艰辛奋斗为一代人物画大家，至今八十有二，儿孙满堂，也是地地道道的老上海，阅上海人阅上海事多矣，故他为本书插图，状写亲历，笔无虚发，更是锦上添花，与程文合为双美也。

本书视角广泛，时间跨度亦大，忆上海昔日之“FASHION”，衣食住行、人情世故、风俗名物、土洋男女、上上下下、边边角角，莫不涉笔，细写深描，像一部镜头无所不至的老片子，带我们巡行百多年来上海滩的种种，从“饭碗”、“肖照”到“弄堂”、“亭子间”，从“茶馆”、“大班”到“女红”、“旗袍”，从“马桶”、“老虎灶”到“小菜”、“大餐”、“冰淇凌”，从“外国阿妈”到“洋泾浜英语”……你想到的它应有尽有，你没有想到的它却令你回首蓦然惊见，“包中”现“乾坤”之大，箱底出“花边”之奇。即使如我这等从小生活在上海的旧居民，一览之过也不得不自叹资格和阅历的浅薄、浅陋，的确需要请程乃珊这位老上海用形象、具象的史笔为我们细说、补课，听任她眉飞色舞、有根有据、有板有眼、有滋有味的述作讲章。

一切标准的历史，皆由抽象漂白而来，白发皓皓、干枯公允的历史学家只向我们提供历史的骨殖而血肉俱失，一切激进的社会学家又往往慷慨着长发，轰然着嗓门，指令我们断绝过去，不承认当今的主人也是那些骨殖不知何在的先人的子孙、重孙、玄孙辈仿佛一下子就矗立在新上海金茂大厦的冷钢银光之下了。黄浦江的不息流水、外滩大楼的每一块石础定然有生命和历史的记忆，一个没有记忆亦即没有历史的城市，一如沙滩上的危楼，精神失去底座，又有何美丽前景可言呢！纵然程乃珊近年的诸多一系列对于上海的怀旧之作或被目为只是从小处着言的“小资情结”、“世俗之章”，然而她就是这样一枝枝不教花瘦地在重绣着历史长袍的花边袖口，补缀着正史长编的疏漏细节，予干枯的标本输入血脉和灵动，在呆滞公式的教条之间加添一份浓重温馨的市民阶层的世俗生气，她用生活的手，把历史活泛、快乐地交回给了我们，我们上海人真是要深深感谢她！

如果我们把程乃珊和张爱玲、苏青、王安忆、王小鹰、陆星儿、王晓玉、

王周生、卫慧、棉棉等这一系列上海女作家联贯起来看，倘若于她们的作品剔除一些文学上的、气质上的不同外，那些背景画，那些色彩处理间的暗部，那些故事中上海人物所活动依托的空间以及生存道具，连缀成一长卷延绵的画廊的话，是足够后来史家参照、研究、考据生发的了。程乃珊于此仿佛则更加有意识、更加主动、更加有兴味、更加侧重地来做如此这般画家式的工作，以女性作家所特具的锦心绣笔出之，意义自不一般。《上海FASHION》便是这样一个极好的画卷。

以文体而言，程乃珊的这些带着史的意味的风俗流变的散文，也大有新意和特色。她饱含情致，写实牵手浪漫，取色明亮，踏着欢快的调子，节律舒张而简洁，四五千字的文章，一口气读下去，如清溪跳涧，了无障碍，珠光时溅，常常会碰到在叙述铺陈之间的画眼、龙骨、说人、状物、敷情、演事，有粗枝大叶，亦有细节点染，美文中自有命意在焉。所以虽描画世俗而不失典雅，尽工致之妙却清丽活脱，传移模写，气韵生动，上海人说话叙事既实惠爽利又灵动优美的风致活化成程乃珊笔下的文学语言风格。这样的散文可否叫作“上海散文”呢？而这样的“上海散文”又配上贺友直先生风神毕现的“上海图画”，两枝笔锋相互映照，当然美不胜收了。

若说母语即国家，那么城市即摇篮，上海的“FASHION”也正在这个摇篮之中……

甲申冬夜于浅草斋画室

谢春彦

目录

海上风华



冰淇凌——永远年轻的情怀 2

小菜和大餐 13

饭碗 28

肖照 34

礼在上海 42

孵茶馆 48

自助餐 54

罐头人生 58

包中乾坤 63

女性素描



旗袍吟 78

女红和铁蝴蝶 85

髻 91

小妹妹 99

女人和帽子 107

三叹上海女人 111

洋场氤氲



百年星光的联想 122

罗宋人 132

外国阿妈和钟点工 141

从外国人到老外 148

洋泾浜英语 160



市井百态



竹的记忆 168

花边 173

压岁钿 178

搓麻将 180

小开 186

弄堂 192

亭子间 202

呼唤童星 206

玩走兽棋 210

“麻林当”和“水蜜桃” 213

海上风华





冰淇凌——永远年轻的情怀



(一)

中国饮食传统素来忌生冷，推崇热食。

广东人有“够镬气”的讲究，上海人喜欢“热灼火烫”，北方人要“滚得冒泡”……可见不论南北，中国人忌生冷的传统是一致的。

《红楼梦》中宝钗劝宝玉不要饮冷酒那一番苦口婆心，足见国人对冷寒食物的忌讳，或者因为古代医药不完善，摄入的卡路里又不够，因而肠胃较娇弱，受不得半点寒气。

今天冷饮风强盛，三九寒天孵哈根达斯，天寒地冻饮啤酒、威士忌里放冰块……真正三九严寒何所惧！冷饮，已成都市时尚生活的佐证。

冷饮一词，是解放后才叫出来的，老上海话称之为冰淇凌。当然，“冷饮”的叫法也许更科学、更简明，但远不及一声“冰淇凌”，在一片冰清玉洁之中，沁溢出一缕温情脉脉的浪漫。总觉得老上海的英汉翻译，又贴切又朗朗上口，从字形发音到字面都考虑周全。如弹簧锁spring为“斯必灵”（是必灵）、smart为“时髦”、model为“模特儿”……ice-cream前半个将冰直译出来，后半个则是意译和英文谐音，淇凌，也有译为结凌，那种琼瑶剔透、晶莹沁亮的感觉扑面而来，既有汉字之美又符合上海人崇尚西洋新奇花



样的心理。冰淇凌！那三个字内涵的那抹璀璨锦簇、温情浪漫，哪是“冷饮”两个字所能表达的！

冰淇凌在上海的历史，应与上海开埠史同步。初时只在洋人餐桌上显身，即使到了20世纪十廿年代前，因为电冰箱在上海尚属奢侈品，连一般中产人士家居都罕有冰箱，更遑论市面上的小商小铺，所以在20世纪初，冰淇凌这个名词十分华丽娇贵，代表一种奢华。而且还得有点洋思想的上海人，才敢品尝这种冰寥寥寒咝咝的物事。

上海和香港，可谓中国最早有冰淇凌的城市，那时吃冰淇凌，也属开洋荤之举。

直至20世纪20年代后，现代化的大批量生产的食品厂，如益民四厂前身沙利文、可的牛奶公司、屈臣氏等在上海纷纷建立。此时在上海才开始有批量生产的冷饮走上市场。冰淇凌也是从那时走出深闺，但也只是进入上海一些为中产人士服务的洋烟纸店及网球场、跑马场，还有电影院及咖啡馆，与广大市民阶层，仍是缘悭一面。

据笔者85岁母亲回忆（她生于1920年），在她10岁时，一只“海丝娃”纸杯卖二角洋钿，一块“海丝娃”冰砖售一块洋钿。一张首轮电影院票是六角洋钿。当时我的外祖父为中国银行八仙桥分理处主任，月薪为216块洋钿。那时一只红木百龄桌连四只圆凳一套售120块，一担米售3块，一个熟手剃丝女工月薪20块，可见冰淇凌，仍与一般平民大众相距甚远。

因为其市场定位的特殊性，冰淇凌的零售点大多设在租界地沿马路公寓大楼底层的洋烟纸店——洋烟纸店之有别于上海人的夫妻老婆店，在其是以一众西洋侨民和上海生活西化的中产专业人士为对象，老板大多本身为西崽（boy）出身，熟谙西方人生活习惯口味，并能扯几句流利洋泾浜英文，上海人俗称这样的洋烟纸店为“士多”（store），即英语杂货铺的意思。也只有有这样的士多，才有经济实力置一只电冰箱。

士多出售的冰淇凌，有家庭型包装的，如半加仑装、一加仑装的，价钱相对零星小买要便宜，但购买家庭需有冰箱。

士多里最受小孩子欢迎的，是蛋卷冰淇淋、纸杯冰淇淋和涂上一层淋漓漓漓的巧克力——Ice-cream Bar，上海人称之为紫雪糕，以此区别纯白的香草冰淇淋。

那冻津津、甜腻腻的冰淇淋，因为价钱不菲，一直是几代上海孩子童年的向往，即使对中产家庭孩子，也是一个惊喜。于是连带那马路边垂着蓝白相间的帆布篷下的士多，都成为老上海们成长回忆中的一个情结。

40年代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胜利后，大量美军剩余物资倾销上海，从克林奶粉到军用听装巧克力，其中包括大桶听装的冰淇淋粉。

抗战胜利后，大量美国家用电器开始抢滩上海，包括电冰箱，著名的有“北极牌”、“奇异（GE）”，“西屋”等，并开始在上海中产时尚和富有之家亮相。有了家用冰箱，总会出点新花样做点家制冷饮，如杏仁豆腐、冰冻果汁……自制冰淇淋，也成当时时尚，在上海一些有闲人中十分时兴，有如今天上海时尚人士时行自己烤蛋糕一样！

家制冰淇淋全靠人工摇出来。在一只木制的内有铝制内胆的尺把高桶里，四周铺满碎冰块，然后要不断摇动把柄，原先调好的冰淇淋酱就会变稠变厚，成为冰淇淋。

家制冰淇淋，全在其娱乐性，通常最起劲的都是家中年轻人、小孩子，享受的是那份热闹和开心，根本已不在冰淇淋本身。

（二）

对都市来讲，冰淇淋贩卖的已不只是炎炎夏日中的一个清凉世界，更是一份温情和童真。

一个到老仍对冰淇淋有嗜好的人，一定是个乐观、健康和幽默的老顽童。

八四老人，美籍华人马克，我的忘年之交，就是一个爱冰淇淋的快乐大孩子。“二战”期间他入伍参战，参加过残酷的冲绳岛登陆。

冷饮哦 卖冰哦

干这行档的多是

十几岁的男孩。从冰

店(库)里批二块冰。

狂奔叫卖，跑得

快叫得响，是为

了急于求卖，慢

了化成水了，本钱

凉泡汤了。买家圈嘴里

之以消解暑气。花丙铜

板，买块冰敲碎，盛在碗里，加黄

糖半醋，有点酸梅汤的味道。

甲申年夏

反直隶时见过吃过

